

献礼建党百年 记录百名先锋



人物简介：

张仲瀚，1915年生于献县（今沧县崔尔庄），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中随贺龙、王震南征北战。曾任三五九旅七一九团团长、一野二军六师师长、二十二兵团政治部主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政委、第二政委、党委第二书记，新疆军区副政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中央农垦部副部长。1980年逝世。



人物简介：

刘西林，1920年12月10日生，南皮人（原属沧县）。1936年参加革命，1937年参加八路军，1938年初被分配到贺龙一二零师战斗剧社。1942年被派往延安鲁艺学习。1943年春，创作歌曲《解放区的天》。历任东北电影厂副厂长、吉林省文化局副局长、国家对外文委演出公司副经理、中国人民对外友协副秘书长、驻外使馆政务参赞，1998年去世。

张仲瀚 生前无分文 身后一丰碑

本报记者 祁凌霄

人们说他是上世纪30年代的文艺家、40年代的军事家、50年代的农学家。他辞去司令，回家乡组建抗日自卫军；挺进陕甘宁，保卫党中央；请缨开赴新疆，农垦事业是他具体开创，沙漠明珠石河子是他任在茫茫戈壁滩上建立；他开辟了南泥湾，贺敬之称颂为“陕北的好江南”；他功勋卓著，文采风流，但他没有军衔，没有家室，没有个人财产，留下的只是用生命为祖国奉献的光辉与灿烂。

发展大生产 开荒南泥湾

“……如今的南泥湾/与往年不同一般/再不是旧模样/是陕北的好江南/陕北的好江南/鲜花开满山/开呀满山……”

1943年，著名诗人贺敬之根据三五九旅垦荒南泥湾的深刻感受，一气呵成写出以上歌词，由马可采用陕北民歌的调式谱曲，作为秧歌舞《挑花篮》的最后一段插曲，在南泥湾慰问演出。这首歌一经传唱即红遍边区。

与到处是荒山没有人烟的往日不同，经革命军民开辟的南泥湾，鲜花盛开，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此时，张仲瀚是三五九旅七一九团团长，兼任南泥湾垦区区长，驻军九龙泉，是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

南泥湾是延安的南大门。革命军民开垦之前，由于战乱和匪患，这里是荆棘遍野、人迹稀少、野兽出没的“烂泥湾”。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敌人扫荡和包围封锁，使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遭遇极大困难。抗日军民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冬天没有被盖……生存环境的严酷前所未有。这时，党发出号召：“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

然而在草木丛生的烂泥湾里开辟良田谈何容易。部队进驻九龙泉第二天，张仲瀚召开会议，传达中央屯南泥湾、打持久战的有关精神。为消除战士们思想上的顾虑，他利用自己丰富的学识，讲了一段

《三国志》中诸葛亮分兵屯田的故事。谈古论今中，张仲瀚将开垦南泥湾的战略意义说得绘声绘色、晓畅通俗。指战员想通了，积极性被调动起来。

一人一天开一亩荒地，伙食却只有四两小米，盐、菜几乎谈不上，病号剧增。张仲瀚带头开荒，他们发现桦树皮可以缝成草帽、饭碗，山里的黄杏、谷里的野菜都可以补充营养，黄芹草蒸制的茶叶还可以祛热解毒。这些野生生物产的利用，使战士们身体健康得到有效改善。开荒让团里不仅实现了粮食自给，还支援边区政府5万多公斤。纺织织布，养猪放羊，深好文艺的张仲瀚走上简易礼堂的舞台，给文艺战士们配戏。

“镇边将军问是谁，燕赵男儿贵姓张”。朱德、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续范亭等人参观巡视后，续范亭当场赋诗称赞。贺龙则欣喜地说，没想到“一个秀才团长带出一个文化团”。毛泽东主席在九龙泉视察时，听说桌上摆的鸡鸭鱼肉都是部队自己生产的，连连夸奖：这就叫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参加抗日救亡 掩护地下党

张仲瀚原籍沧县崔尔庄镇张崔尔庄村（原属献县），生于1915年。1931年，他到北平平民中学读书。学习期间，正值“九一八事变”，张仲瀚积极参加了北平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组织了地下党员曹幼民，接受党的思想，追求进步，先后参加“左翼作家联盟”和“左翼戏剧家联盟”，负责主编进步文艺刊物《新帆》。

1933年，张仲瀚由曹幼民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办学习班，组织读书会，组织学生闹学潮，用实际行动抗日救国。他在津浦路沿线工作时，被敌人发觉，躲避到国民政府任职的伯父处，方逃过一难。为取得公开职业，伯父介绍他到河北蔚县任科员，后升科长。1936年，张仲瀚调任博野县专署秘书。为更好地掩护党员干部，经党组织同意，张仲瀚改任博野公安局局长，保护了高（阳）蠡（县）暴动失败后隐蔽下

来的一大批地下党，为以后组建河北抗日民军储备了骨干力量。

组建自卫军 挺进陕甘宁

1937年，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寇开始了对华全面侵略战争。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在党中央的号召下，张仲瀚组织平时培训的各乡“自卫队”组成了一支千余人的河北民军，自任民军司令，举旗抗日。这年，他又积极响应冀中军区干部回乡组织抗日武装的号召，把河北民军交给了吕正操司令员，自己回到老家，组织津南抗日自卫军，任司令员。

他广集人才，壮大抗日力量，很快发展到2000余人的武装。抗日自卫军纪律严明，不断打击日伪军、恶霸，所在地区的抗日活动如火如荼。贺龙率一二零师进军冀中后，津南抗日自卫军和王震的三五九旅七一九团合编，张仲瀚为团长。在张仲瀚带领下，七一九团成为三五九旅的王牌。

1939年，这支部队随三五九旅从华北调往陕甘宁，担任起保卫党中央、进行边区大生产、打持久战的重任。1949年，完成围歼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残部的战役之后，张仲瀚响应党的号召，请缨随王震开赴新疆，开始了更为艰巨的征程。

“烂泥湾内去开荒，胜利之后去新疆，成了光棍，丢了爹娘。”



刘西林 用沧州调唱响《解放区的天》

本报记者 祁凌霄

一首家喻户晓的革命歌曲，几经波折的署名纠纷，扑朔迷离的作者身世。名曲《解放区的天》响彻新中国成立之日的阅兵大典，奏响在新中国第一部革命历史大型音乐舞蹈史诗里。就是这样一部脍炙人口的革命歌曲，其作者刘西林，50多年来鲜为人知，他的具体籍贯和身世，至今仍被家乡人所探寻。

法院判决 保护刘西林署名权

1999年9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胡守云诉某公司侵犯著作权纠纷一案作出判决：被告某公司停止出版发行、销售未对《解放区的天》予以正确署名的出版物；被告于判决生效后7日内向原告书面致歉；被告赔偿原告胡守云相关费用。

3年之后的7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再次就胡守云诉另外一家公司的著作权纠纷案作出判决：被告出版发行的涉案光盘中收录了歌曲《解放区的天》，署名为“佚名词曲”。未能给创作者以正确署名，侵害了刘西林的署名权，被告应承担停止侵权、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的法律责任，立即停止出版发行未对歌曲《解放区的天》予以正确署名的光盘，判决生效后10日内以书面形式向原告致歉并赔偿经济损失。

这是两个不同的案件，却都是涉及到《解放区的天》作者是谁的案件。最终，法院以判决书的形式，为《解放区的天》作者刘西林正名。

其实，1995年12月20日，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已经对《解放区的天》进行过作品登记，记谱作词为刘西林；同年12月26日，北京市版权局也对《解放区的天》进行了作品登记。但这些登记并不广为人知，由于作品以前为口头流传未曾正式出版，有关音乐类书籍里，对这首歌曲的署名，不是“佚名”，就是另一音乐家陈志昂。虽然陈志昂曾在媒体上发表过自己不是《解放区的天》作者的声明，多名知情人士在《人民音乐》等专业刊物上发表刘西林创作《解放区的天》词曲由来等多篇文章。可惜的是，署名问题在以后的出版物中依然出现了偏差。

两起案件里的原告胡守云，是刘西林的遗孀，而刘西林，已于1998年12月4日去世。刘西林生前未能看到法院对《解放区的天》署名权的保护，成为遗憾，而家属的心情和《解放区的天》的真正作者，却如歌词所写的那样，随着判决的到来而明朗起来。

新秧歌里 唱红《边区的天》

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这部光辉的著作总结了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经验和教训，联系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文艺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中国共产党解决这一系列问题的理论和政策。

那时，刘西林随一二零师的战斗剧社返回晋绥边区开展大秧歌运动。根据《讲话》精神，他创作了这首歌曲，反映了党领导的根据地

如火如荼的革命运动。

据刘西林生前回忆，这首歌曲的是流行于沧县南部和盐山一带民歌《十二月》的曲调。逢年过节，当地百姓就踏曲舞唱，寄托对太平生活的渴望。刘西林从小耳濡目染，“正月里来正月正，家家户户挂红灯”“呀呀咳呀咳……”的歌词，事隔多年仍常在耳畔回响。1943年春，刘西林写了秧歌剧《逃难》，描述国统区百姓为躲避水灾、旱灾、蝗虫、反动派四害之苦，逃难到共产党领导的晋绥边区，过上了好生活。根据剧情需要，他把《十二月》曲调增加了音符，填上了新词，作为主题歌以歌颂党的领导，名为《边区的天》。后来歌词“边区的”改为“解放区的”，歌名也随之变成《解放区的天》。

著名作家柳青在小说《种谷记》中描述，约1945年春，《边区的天》就已传遍陕甘宁，接着又传到其他地区。1949年10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合军乐团奏响的《解放区的天》等曲目，成为阅兵仪式上的标配。1964年10月2日，随着在人民大会堂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解放区的天》的演播，这首歌红遍全中国。

家乡人探寻 作者身世之谜

许多沧州人都能哼唱《解放区的天》，但知道刘西林的并不多。今年，沧州音乐家常连祥写作《<解放区的天>和刘西林》一文。3月，李炳天将军电联本报记者和有关人

当时流传于部队个别战士中的这首打油诗，说明了开拓新疆的艰辛。面对茫茫戈壁滩，张仲瀚却有这样的豪情：“雄师十万到天山，且守边疆且屯田。塞上江南一样好，何须争度玉门关。”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张仲瀚调集大量物资救助家乡沧州，救济无数饥民。然而一去轮台连朔漠，他却再没能回到故乡。1980年3月9日，遭受冤狱8年之久的张仲瀚将军不幸病逝，骨灰散落在新疆广袤的大地上，与苍茫云山化为一体。

2011年，沧县原副县长娄锡文走访知情人、行程数万里，编著了《无衔将军张仲瀚》；2019年，沧县县委县政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电视台联合摄制的电视纪录片《无衔将军张仲瀚》，获第十三届河北省“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从此，张仲瀚将军在战争与和平建设时期的故事走进大众视野，他的丰功伟绩、两袖清风，令沧州父老为之鼓舞、泣下。

十年干戈老，四海痛哭深。张仲瀚生前，部队司令部曾为他准备了宿舍，他一天也没住过。1978年，组织上给他补发了3万元工资，他先拿出2万元补交了党费，余款分赠给司机、秘书、警卫员，只给侄女留下区区450元钱。

他，房无一间，钱无分文，乘清风而去，化作天山云烟。他身后曾经的万里风沙、千里戈壁，却被他开拓成一片片绿洲、一座座新城，水碧天蓝。



『文化八仙桌』系列访谈第一百三十九期 跑出城市生命力

本报讯（记者祁凌霄）沧州市具有尚武精神。这种精神，发展成沧州市人对各种体育运动的热爱，长跑就是其一。近年来，长跑成为普通群众广泛参与、喜闻乐见的体育项目。14日下午，“文化八仙桌”系列访谈将以“跑出城市生命力”为题，围绕长跑运动对增强身体素质、锤炼精神意志、增加城市活力等方面开展访谈。

本次访谈，邀请的主讲嘉宾是徐立堂、魏民、郑寿存、李秀红、段会作、马国兰。其中，徐立堂是沧州市长跑协会会长，段会作是顾问，魏民是副秘书长，郑寿存是沧州师范学院体育学院院长、副教授，李秀红是体育教育训练学博士，马国兰是马拉松跑爱好者、摄影师。几位嘉宾将在组织、实践、教育、运动学、群众爱好、城市活力等多个角度对市里的长跑运动进行畅谈。

今年4月，我市举办了第八届沧州市半程马拉松比赛。竞赛项目为男女半程马拉松，各约21公里。运动员们从大运河生态修复展示区南停车场出发，沿大运河东岸堤顶路向南，穿九河路、海河路、南绕城路、捷地御碑苑路线长跑，不仅锻炼了身体，也领略了运河风韵，获得精神和身体上的锻炼和愉悦。本次马拉松比赛，数百名运动员沿大运河长跑，成为一道流动的靓丽城市风景，其中有哪些成功组织的经验？比赛中，还有两位特殊的运动员，坐着轮椅参加，他们的参加，具有哪些特殊意义？长跑运动在沧州市民中基础如何？长跑运动对体能和精神素质要求较高，组织时应注意哪些问题、提供哪些保障？对于普通群众和爱好者，应如何做好长跑运动的科普、培训工作？历史上的长跑运动对城市发展起到哪些作用？这些问题都将在访谈中涉及，欢迎热爱体育文化运动的读者积极参与，互动发言。

时间：14日下午
电话：18833783089

